

流传千年、绝响百年,从盛极、沉寂到重鸣——

箜篌的前世今“声”

■ 本报记者 郑梦莹 汪文羽

在中国浩瀚的乐器谱系中,箜篌曾是光芒万丈的存在。不同于古琴的醇厚悠远、古筝的铿锵激越,箜篌的声音如清泉飞落,清澈中带着灵动的穿透力,飞落后击打玉石,又柔中有刚、温润雅致。

然而,比它的音色更动人心魄的,是这件乐器自身的命运。自先秦萌芽,至隋唐盛极,终在明末清初销声匿迹,箜篌走过了两千多年的高光与沉浮。此后长达300年中,它只存在于诗句和壁画里,被后人凭空想象。直到20世纪,一批音乐家、学者和工艺师才开始了艰难的复兴之路。如今,当箜篌再度响起,一段文明记忆跨越千年时空,扑面而来。

不久前,浙江音乐厅内上演了一场“黄河箜篌文化艺术周”专场音乐会。青年演奏家鲁璐与她的导师崔君芝教授携手乐师,将《湘妃竹》《清明上河图》等经典曲目奏响。随着指尖拨动琴弦,空灵悠远的声音在音乐厅弥漫,仿佛把观众带回千年以前。

这场演出,不仅仅是一场音乐盛宴,更像是一段历史的回响。

沉浮之间：从盛极到消失

音乐会开始前,十数件标准现代形制的箜篌早已在舞台上整齐排列等候。一架箜篌约摸比一个成人再高上几十厘米,宽度恰好能被人用双臂环绕住。它们多数髹朱红或赤金色亮漆,还有的“身披”千里江山图纹样,高大华美。

现场多数箜篌的琴首,都被雕饰以凤形。只见乐师的纤指轻巧一拨,昂扬的风首引领轻啼,柔润的声音从舞台中央传出。这一刻,李贺的诗里“昆山玉碎凤凰叫,芙蓉泣露香兰笑”的瑰丽景象具象化了。

《隋书·音乐志》记载,“今曲项琵琶,竖头箜篌之徒,并自出西域,非华夏旧器也。”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,箜篌在两千多年前便已在世界范围内流传,刻有“世界基因”。公元前8世纪前,它从中亚经丝绸之路传至我国新疆地区。

古丝绸之路上苍茫辽远的天地意境,与箜篌宽广的音域是纯天然绝配。



“黄河箜篌文化艺术周”专场音乐会现场,崔君芝和鲁璐领衔演奏。

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敦煌壁画中,就记录了许多箜篌奏乐形象。比如第285窟(南壁)上绘有飞天掌箜篌造型,身姿曼妙的仙女手持箜篌,翩然起舞。整个莫高窟内绘有乐器数千件,箜篌的出现频次在弦乐中仅次于琵琶。

汉代,箜篌经由河西走廊传至中原。到了“鬼才”李贺生活的唐朝,箜篌的发展更是达到巅峰。乐工李凭凭借高超的演奏水平,能够“天子一日一回见。王侯将相立马迎”,可谓是当时的“顶流”。

遗憾的是,到了明末清初,在中国已流传千余年之久的箜篌,走向衰微。倘若这样一件风华绝代的古乐器就此绝响于世,不免令人唏嘘。

所幸,20世纪以来,一批音乐家、乐器专家、考古学家竭力复兴箜篌艺术。经过一代代人的接力,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成功复原了箜篌。经过改良后的箜篌,以新的面貌回归舞台,艺术张力愈发饱满。

音乐会举行当晚,舞台上方的幕布上,展示了包括唐代、宋代箜篌在内的多种古代箜篌形制;舞台上弹奏的,则是形制与技法得到迭代,更贴合当代演奏需

求的现代箜篌。古韵今声,交相辉映。这一夜,箜篌曼妙的乐声穿越了时光长河,与江南夏夜的风来了个千载和鸣。

抢救中重生：一百年的接力

要让一件失传三百年的乐器重现,并非易事。箜篌的复兴,是一场跨越世纪的接力。

在这段历程中,崔君芝是一位关键人物。作为中国现代箜篌演奏艺术的奠基者,她被称为“箜篌国手”。20世纪70年代末,她参与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领导组建的“箜篌改革试制小组”。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,两年后,第一台现代箜篌试制成功。2004年,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在杭州举办,崔君芝受邀参加了开幕式的演出。

20多年前,崔君芝到中国音乐学院附中选拔学生,选中了15岁的鲁璐。汉代乐府长篇叙事诗《孔雀东南飞》云,“十五弹箜篌,十六诵诗书”,鲁璐就是在这个年纪遇见了箜篌。自那一刻起,她的生命便与这件古老的乐器紧紧相连。

在至今20多年的学习和演奏生涯中,箜篌陪伴鲁璐走过了许多重要时刻。

一个特殊的日子令她难忘。2019年10月1日,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场的群众游行中,85后的鲁璐作为青年文艺界代表,带着名为“九天凤凰”的箜篌登上了“中华文化”方阵彩车。“那是箜篌人共同的高光时刻。当时站在长安街上,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——让更多人听见这件古老乐器的声音。”鲁璐说。

今天,历经命运起落,箜篌的“泉飞玉鸣”之声,正在被更多人听见。这件古老的乐器,焕发出全新的艺术生命。但箜篌的涅槃之路,并没有想象中来得那么轻松。

比如,复原箜篌是一项重要工作,但这个过程的难点很多。首先必然会碰到的一道难关,是资料残缺与形制失真。大多数箜篌只见于壁画、陶俑或文献,细节往往模糊不清,当时的画工也未必依实器描绘。这就需要工作人员在非常有限的线索中,反复推敲结构与比例等细节,否则即使乐器得到复原,也不能真正被演奏。

几年来,鲁璐带着团队启动了“中国箜篌历史资源整理与保护工程”,对散佚



明代仇珠《女乐图》(局部)。

资料进行抢救性保护,系统整理了一千余幅箜篌相关历史图像。他们计划将这些影像复原仿制和创新转化为可演奏的实物,如今进度率达成三分之一。目前,复原后的一些箜篌乐器实物,陈列在位于河南新乡的久鼎箜篌博物馆。

每一件复原仿制箜篌的成型,都必须历经从采集、研发、设计到试奏、验收等10多道工序。在这些工序中,又充满了种种精微的细节。比如对明代画家仇珠《女乐图》中龙首箜篌的复原,鲁璐团队就邀请了东阳的木雕大师、平遥的漆艺大师等,融合多种非遗技艺才最终完成。

而对现代箜篌的试制与改革,一个世纪以来从未间断,鲁璐团队只是其中的一支力量。回望这段历程,她感慨道:“箜篌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抢救,用了一百年才摆脱濒危。”这背后的坚持,彰显的是文化复兴的耐心与韧性。

传承与回响：让乐声重新扎根

300多年前,箜篌为何由盛而衰,甚至面临失传断代?实际上,古代箜篌身

上带有鲜明的“宫廷乐器”标签。它在中国之所以能延续千年,主要依托于历朝历代的宫廷乐制。但明末清初,或因战乱导致传承断裂、乐师匮乏,或因鼓吹之乐发展更甚,箜篌未能再进入宫廷礼乐体系。加之民间缺乏稳固的传承网络,普通百姓对此知之甚少,致使箜篌最终归于沉寂。

因此,大众传承是箜篌走向新生不得不选择的一条路。崔君芝认为,传承箜篌文化关键在于培养下一代人才,包括在青少年中普及箜篌文化。只有让大家看到古老乐器的前景,箜篌才会有生机。

鲁璐的想法和她的老师不谋而合。“现在我们特别要重视的,是让箜篌走进社会。”她说,要传承一度失传的箜篌文化,一是要为其寻根,还要尽可能去展开教育实践。为此,她曾15次踏上“丝路箜篌寻根之旅”,总行程达十万余里。

新疆的“天边小城”且末,是古丝绸之路南道重镇,也是中国的“箜篌故里”。2015年,鲁璐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来到这里,在为箜篌寻根的同时,还开设公益教学基地,培养“箜篌娃娃团”等,让箜篌的文化之根在丝路故土重新深植。

从10年前开始,她和团队还启动了“寻找传承人计划”,通过网络面向全国寻找箜篌传承人,至今已培养来自全国各地的传承人1000余名,如今项目已辐射到国外。

让世界听到箜篌的声音,也是鲁璐的一个希望。今年6月,在首个联合国“文明对话国际日”,鲁璐与来自不同文明的泛箜篌演奏家,在联合国总部共同奏响箜篌之声。她弹奏的是自己的原创作品——《美美与共》,“恢复箜篌不仅是复兴一件古老的乐器,更是复兴我们民族的文化记忆。”

其实,箜篌的命运并非孤例。古瑟、编钟等古代乐器,也曾任历史长河中沉寂,后又被重新发现与奏响。

音乐会谢幕时,箜篌的乐声与夏夜微风交织,仿佛一场动人的诉说:

音乐是最温柔的史书,而箜篌们、古瑟们的沉寂与重生,正是中华文明曲折而坚韧的一些生动切面。它们的坚强启示我们,只要用心去守护,渺渺余音终能在时光淬炼中浴火新生,在新的时空中回响,回到人们的耳畔与心里。

新大众文艺地图

■ 本报记者 应陶 曹坚

有人成天运水泥,骑摩托送货时喜欢吼两声,慢慢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“水泥哥”;有人临到退休,组个电声乐队玩一玩,打架子鼓、弹键盘,吹完喇叭吹笛子;有人边吹萨克斯边学录音和剪辑,下个目标是成为音乐制作人……

在杭州建德的三都镇,有这样一群“土著”,他们都是60岁上下,来自各行各业,却都十分痴迷音乐。山沟沟壑里藏得住晨雾暮霭,却藏不住那份来自心底的热爱。

近年来,随着文化特派员工作和当地“音乐特色乡镇”建设的深入,这群乡村音乐爱好者有了尽情玩音乐的机会。三年间,这个山区镇累计培养百余名草根音乐爱乐者,他们共参与演出80余次,已经产出原创作品12部。

这个夏天,这群乡村音乐爱好者会燃起一个怎样的“乡村音乐季”?

水泥哥,爱唱歌

初次见到“水泥哥”曾建洪,是在三都镇梦想大草坪旁的路口。当晚,他的舞台首秀就在这附近。

未见其人,先闻其声。当摩托车的“突突”声混合着移动音响声逐渐清晰,他出现了,黝黑的脸庞上挂着热烈的微笑,身上穿了件解开了扣子的白色衬衫——这大抵是为了凉快。摩托车车头挂着的红色塑料袋里,装着当晚的演出服。

“第一次上台,我还有点紧张。”停好车,曾建洪不好意思地说。毕竟,他的“初舞台”是和音乐专业的00后学生合唱,心里多少有些没底。过去20多年里,他靠着卖水泥支撑起了小家,如今子孙绕膝,才稍有余力兼顾唱歌这个曾经看似没那么必要的兴趣,“学乐器既花钱也花时间。我还要干活,唱唱歌自娱自乐就好了。”

这些年他唯一为爱好买单的,就是随身携带的移动音响。这也是曾建洪的“小傲娇”：“我儿子知道我喜欢听歌,特意给我买的。”有了家人的支持,曾建洪唱得更“放肆”了。骑车送货,开着音响

燃起“乡村音乐季的夏天”

老财务,当“白板”

一路放一路唱;搬水泥累了,打开手机找首流行新歌学一学,换个心情。久而久之,“水泥哥”会唱歌在三都镇出了名。

“他唱得好呀,农村里谁家办喜事都会喊他去唱几首,热闹一下。”听到村民的夸赞,曾建洪又收起了唱歌时的自信,害羞地摇摇头说:“瞎唱唱。”

比起“出名”,让曾建洪更意外的是,年近60的自己竟然开始学起了专业的声乐课。此前,驻村的杭州市文化特派员周霞听完曾建洪唱歌,当即决定选他作为村里的主唱代表,与专业学生搭档演出。最近几天,曾建洪空了就去专业课上练一练。不到短短一周,业余的曾建洪很快融入了专业队。

果然,节目一开场,曾建洪的嗓音迅速抬起了全场的热度。尤其是和专业学生默契的配合,让在场的村民感到阵阵讶异,又着实被惊艳了一把。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00后学生范晨天下台后,对这位临时搭档疯狂点赞:“您就是披荆斩棘的叔叔呀!下次我们再合作一次。”

“好,我回去找些你们年轻人喜欢的歌,练一练。”惜别了年轻的搭档,曾建洪没有留在现场继续看表演,很快换回了舒服的工作服,将衬衫和演出服装进塑料袋,向着停车场走去。

转头挥手告别,他只笑着留下一句:“明天凌晨还要干活,先走了。”

不会剪辑的架子鼓手不是乐队的好队长。巧合的是,做了大半辈子财务工作的朱银标,每一项都“达标”。

中午时分,在三都镇文化乡集的乐队办公室,朱银标正戴着老花眼镜,盯着笔记本电脑,手里的鼠标不时拖动、点击。走近细看,原来他正在剪辑自己上山劳作的短视频。

在村里玩电声,就是朱银标起的头。2022年夏天,镇里开起音乐学校,除了手鼓、葫芦丝等常规课程外,也引进了电子琴、架子鼓等乐器。朱银标成为三都镇上最早尝鲜电声乐器的人。

“电声乐器的声音很震撼,和传统乐器不是一种感觉。”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还是20多岁小伙的朱银标,也曾受到过港台电声乐队的影响,想学但一直没碰上机会。

可练习没几天,他就被人说起了“闲话”：“天天吵死了”“一把年纪了,还学年轻人打鼓”……朱银标倒也没丧气,照着鼓面的大小,自制了一套鼓垫,尽可能降低音量,“练习效果自然是减半,但没关系,能玩就行。”

有人冷眼看戏,也有人被朱银标的坚持打动,于能江就是其一。他和朱银

标相识在镇上的篆刻队里,一个吹笛一个打鼓,偶尔还互相教学。“老朱,你玩这电声厉害啊,带我一个?”

见有人感兴趣,朱银标在周霞的指导下,打起一个主意——向全镇发起“英雄帖”,组一支乐队!2023年初,草帽乐队组队成功。乐队就定位于“传统乐器+现代电声”的混搭风,配套了笛子、唢呐、二胡、电子琴、架子鼓、吉他等乐手,共计十余人。他们首个任务,是为年底的村晚筹备一个节目——《又见山里红》。

毫无疑问,这支平均年龄“60+”的乐队一上台,就成了那届三都镇村晚的“当红炸子鸡”。就连被上传至网络的表演视频,也收获了不少网友点赞:“一群可爱的叔叔阿姨,厉害!”诸如此类的演出,草帽乐队至今已参加了15场。

不过,乡村乐队的故事里也藏着“有聚有散”。草帽乐队成团2年来,能长期参与的人,仅个位数。不是因为矛盾,只因生活不易——老于和妻子为了生计,选择外出打工;年轻键盘手滕卓瑜忙于工作,偶尔才能参加;歌手老何有一副好嗓子,但也得替下一辈照顾孩子……

但朱银标并不丧气,而是笑着说:“我就是队伍里的‘白板’,缺了谁我来补。谁想回来,我们永远欢迎。”



三都镇草帽乐队在三江口排练作品。

受访者供图

新艺评

从“送”文化到“自我呈现”

乡村和音乐其实是天然的搭子。反映这方面的电影就有不少名作,像法国的《放牛班的春天》,国产的《缝纫机乐队》。当然还有大家熟悉的乡村音乐、乡村民谣,旋律中带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、不息的乡愁和怀恋,以及地方风味与乡土气息。

而浙江三都镇的人物和音乐故事,读来就是一部趣味满满的电影。曾建洪、朱银标、金星,他们的行为饱含着音乐的节奏,把60岁上下乡村普通人的多元形象和丰富心灵弹奏出来,所谱写的正是浙江大地上物质富足而后追求精神富有的新时代图景。

如果说过去我们更多强调从城市往乡村、从专业往大众“送”文化、“送”艺术——这一路径依旧优秀艺术家和文艺家走进群众、走进生活,不断向基层延伸的工作手臂;那么,今天以三都镇“土著”音乐人为代表的乡村音乐舞台演出、电声乐队组合、音乐制作人上线,则是从今日农人、退休老人的自我呈现、自我修养、自我努力中迸发的大众文艺之花果。这既是“人人都是艺术家”梦想的局部实现,也是老有所为、老有所乐的乡村文化精造。

当更多的人捡起曾经的爱好和梦想,用艺术构建他们快乐生活的可能性,我们更有理由相信生活,相信希望的力量。

(作者系文艺评论家、教授、浙江日报文艺评论版特约主编)



扫一扫 看视频